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八 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八

朱子十五

訓門人六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伯羽

學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等多有事在然初學且須先

打疊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梁柱方有頓處

觀書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公令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公大抵容貌語言皆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棼絲見自棼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拏愈亂

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

也没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公看文字仔細却是急性太忙迫都亂了又是硬鑽鑿求道理不能平心易氣看且用認得定用玩味寬看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讀則蹉過了曰論語章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去若孟子詩書等非讀不可蓋它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伯羽嘗覺固易蹉了專看則又易入於硬鑽之弊如

何曰是不可鑽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真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

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可學

蜚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己喫飯豈可問他人飢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

只在人心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道夫

蜚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録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道夫

先生謂蜚卿看公所疑是看論語未仔細這讀書是要得義理通不是要做趕課程模様若一項未通且就上思索教通透方得初間疑處只管看来自會通解若便寫在策上心下便放却於心下便無所得某若

有未通解處自放心不得朝朝日日只覺有一事在這裏賀孫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説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禄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粗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道夫

蜚卿曰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看如何須是度自家可以仰事俯育作文字比之他人有可得之理否亦須自思之如人飢飽寒

煖須自知之他人如何說得 道夫

蜚卿云某正為心不定不事科舉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曰才說欲字便不得須除去欲字若要理會道理忙又不得亦不得懶 驤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

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来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顔淵曰仰之彌髙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顔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覔官從早起来念念

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峰曰為學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己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令之學者皆曰它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為堯舜為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己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辨作佛自家却不辨作堯舜𠐍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

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方伯謨問使齊王用孟子還可以安天下否曰孟子分明住見齊王以道可行只是他計些小利害愛些小便宜一齊昏了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有舉中庸一段曰德性曰高明曰廣大皆是元来底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㫒問孔門弟子問仁問智皆從一事上做去曰只為他志已立故求所以趨向之路然孔門學者亦有志不立底如宰予

冉求是也顏子固不待說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豈不是有志至如漆雕開曾點皆有志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士何足思蓋取其有志得聖人而師之皆足為君子以下訓可學○璘録云同録異見後訓璘

先生問昨日與吾友說立志一段退後思得如何某曰因先生之言仔細思之皆是實理如平日見害人之事不為見非義之財不取皆是自然如此曰既自然如此因何做堯舜不得某謂盡其心則知其性曰此

不是答策題須是實見得徐行後長者謂之弟須見得如何弟是作得堯舜因語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所謂天理人欲也更將孟子答滕文公曹交問孟子章熟讀纔見得此甚省力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為血氣使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氣體之充但要以義理為主耳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

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别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様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别無道理滕文公纔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不躐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點檢視事之来是者從

之非者違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夫既尚
留此便宜審觀自見
再見請教因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
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
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
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
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
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

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即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又問凡求之於心須是主一為或於事事求之曰凡事無非用心處只如於孝則求其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弟大抵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聖人千言萬語不出此一轍須積習時乆游泳浸漬如飲醇酒其味愈長始見其真是真非若似是而非似有而實未嘗有終自恍惚然此最學者之大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為

法曰須少看凡讀書須仔細研窮講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開策時須逐一為別白求一定說若他日再看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讀書草略甚矣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掉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

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問可學禀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禀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一日晩同王春先生親戚魏才仲請見問吾友年幾何對云

三十七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須已立得一門庭其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為貧奔走雖勤讀書全無趨向曰讀書須窮研道理吾友日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鶻突掉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善看論孟者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因舉學而時習之問曰

吾友何說某依常解云云先生曰聖人下五箇字無一字虛學然後時習之不學則何習之有所謂學者不必前言往行凡事上皆是學如箇人好學其為人箇事好學其為事習之者習其所學也習之而熟能無悅乎近日學者多習而不學某又問學而不思則罔亦是此意曰且就本文理會牽傍會合最學者之病又問有朋自遠方來何故樂對以得朋友而講習故樂曰若是已得於己何更待朋友再三請益曰且

自思之

語次因道某平日讀書不識塗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喻方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既如此說須與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草略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别看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儱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麄則心麄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問昨日先生所問退而以滕文公數章熟讀只如昨日所說四端此便是真心便是性善今只是於天理人欲上判了去得人欲天理自明自家家裏事豈有不向前先生曰然未要論到人欲人欲亦難去只且自體認這箇理如何的見是性善堯舜是可為如何是仁如何是義若於此有見要已自已不得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今學者求不得舍不見失只是悠悠今日待明日明日又待後日語未畢伯謨至先

生云適来所言子上却有許多説話德粹無説然皆是不勉力作工夫謝上蔡於明道前舉史書成文明道曰賢却會記得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發汗須是如此感動方可今只且於舊事如此過豈是感發須是不安方是所謂不能以一朝居

問德粹數日作何工夫曰讀告子曰見得如何曰固是要見亦當於事上見之曰行事上固要見無事時亦合理會如看古人書或靜坐皆可以見又問某見得

如何曰只是操捨二字分判曰操捨固是亦須先見其本不然方操而則存時已捨而則亡矣又問前說有朋自遠方來看見如何曰前日說不是有朋自遠方來乃是善可以及人善可以及人則合彼己為一豈不樂先生曰此是可以及人曰惟其可以及人所以能及人先生曰樂是可以及人而樂是已及人而樂曰已及人而樂先生曰然伊川說已盡後來諸公多變其說云朋友講習我若未有所得

誰肯自遠方來要之此道天下公共既已得於己必須及於人不知而不愠非君子成德不能愠非怒之謂自君子以降人不知己亦不能無芥蔕於胸中

先生問近日所見如何畧對間斷處頗知提撕曰更宜加意

先生問近日如何曰頗覺心定如何心定曰每常遇無事却散漫遇有事則旋求此心今却稍勝前曰讀甚書曰讀告子昨讀至夜氣之說因覺病痛全在此心

上曰亦未説至此須是見得有踊躍之意方可是日德粹又語小學先生曰德粹畢竟昏弱子上尚雜更宜加意

問人有剛果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須如此别方可璘録云問孫吉甫説性剛未免有失如何先生舉通書云剛善剛惡固是剛比之暗弱之人為勝然只是彼善於此而已畢竟未是

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問昨日承

先生教誨矯激事歸而思之務為長厚固不可然程氏教人却云當學顔子之渾厚看近日之弊莫只是真偽不同曰然顔子却是渾厚令人却是懦弱大不同且如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令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為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為敵既為冀州刺史宦官親戚在部内為害安得不去之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它官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無甚職事符

舜功云如陳寔弔宦官之喪是大要渾厚曰然某問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職大抵義理所在當為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某又問李膺赦後殺人莫不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如趙臺卿乃於孫賓石夾壁中坐過數年又如蔡邕更無

整身處

問吾友昔從曾大卿遊於其議論云何曰曾先生靜默少言有一二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卿齊家正身不

欺暗室真難及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 友仁

璘注鄂渚教官闕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没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

分做課試方是鬧熱以下訓璘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為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沒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功夫底更沒下手商量處又不如彼胡亂做功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考論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底

改起便有用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功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功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令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

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説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為樣子説人性善皆可以為堯舜便是立箇標凖了下文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為末後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最說得好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又舉顏子仰之彌高一段又說人之為學正如說恢復相似且如東南亦自有許多財賦許多兵甲儘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復只為祖宗元有之物須當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今人為學彼善於此隨分做箇好人亦自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為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不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所以須要講論學以聖

賢為準故問學須要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方是學問可學錄云如尋常人說且作三五分人有甚不可何必須早夜孶孶只為自家元有一箇性甚是善須是還其元物不還元物畢竟欠闕此一事乃聖人相傳立定一鐵樁移動不得然此是大端如此其間讀書考古驗今工夫皆不可廢因舉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章又云有一般人只說天之所以與我者都是光明純粹好物其後之所以不好者人為有以害之吾之為學只是去其所以害此者而已害此者盡去則工夫便了故其弊至於廢學

不讀書臨事大綱雖好而所見道理便有偏處為學既知大端是欲復天之所與而必為聖賢便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為五箇大椿相似念念理會便有工夫可做所以大學在止於至善只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從前朋友来此某將謂不逺千里而来須知箇趣向了只是隨分為他説箇為學大槩去看来都不得力此

甚之罪今日思之學者須以立志為本如昨日所説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顔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為利念

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又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儹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見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彞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試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

以為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致若分明見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昨日所説為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為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為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為堯舜而不為其患安在固是孟子説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令人四端非不時時發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為堯舜且仔細看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因舉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謂不弘不篤不當得一箇人數無能為輕重

須常常自問人人之性善而已之性却不見其善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已之身即未見其所以為堯舜者何故常常自問知所愧耻則勇厲奮發而志立矣更將孟子告子篇反復讀之指不若人之類數段可以助人興發必為之志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為

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其以為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理義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為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

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璘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

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横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晝

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

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可學録云先生問德粹夜間在庵中作何工夫德粹云云

先生曰横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

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

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

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

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来春

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

只是捹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

害走了　可學

問德粹此心動時應物不動時如何曰只是散漫曰便

是錯了自家一箇心却令成兩端須是檢點他　可學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

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

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

初到明州問為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可學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刼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下以訓力行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通貫力行退讀先生

格物之説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力行連日荷教府判張文退謂力行曰士佺到此餘五十日備見先生接待學者多矣不過誘之掖之未見如待吾友著氣用力痛下鉗鎚如此以九分欲打煉成器不得不知此意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

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奥是紛亂時隱是隱奥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摟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

又被事物及閒思慮引了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来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因問憂患恐懼恐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来得緊底使人恐

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那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底事此不同又問忿懥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

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也以下

訓明作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

許多話不是自己著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
做看来只是知得不親切若真箇知得定不肯做正
如人説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
偶一日飲食過度為害則明日决不分外飲食此真
知其傷遂不復再為也把捉之説固是自用著力然
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
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
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令日看得一二段来日看

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須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諳較難理會須著些心力如法攷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了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知得

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弄久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于理則心安或差時則餒此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差時便覺不安

然又有做得不是處不能覺悟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過據某看學問之道只是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玄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

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説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説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説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宫為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説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

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做中庸大段周密不易去思量如尊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

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新崇禮
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
如何只理會一件或問知新之理曰新是故中之事
故是舊時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後就裏面討得新
意乃為道問學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
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
做去令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

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舡須用篙吃飯須用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麽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訓懋

與立同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少悅豫底意思不知此病痛是如何曰試思自家是有事是無事曰本無事自覺得如此曰若是無事便是無事又恐懼箇甚只是見理不徹後如此若見得理

徹自然心下無事然此亦是心病因舉遺書捉虎及滿室置尖物事又曰且如今人害淨潔病那裏有淨潔病只是疑病疑後便如此不知在君父之前還如此得否瞮又因論氣質各有病痛不同曰纔明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了以下訓與立瞮

先生誨與立等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

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来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来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来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

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説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賛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别撰得出来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又曰讀書須是件件讀理會了一件方可换一件這一件理會得通徹是當了則終身更不用再理會後来只須把出来温尋涵泳便了若不與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是生底又却如不曾讀一般濟甚

事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喫得盡須與分做三頓喫只恁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少飯讀書亦如此

𣢾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也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得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温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磐石之難也静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户樞何難之有

𣢾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自莫思便了又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

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主若有主且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才意

誠則自然無此病

拜先生訖坐定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撕起得惺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敬莫大焉才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以下訓南升

又云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為法理會得便說出待某看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却無

疑也

先生曰文振近来看得須容易了南升曰不敢容易看

但見先生集注字字著實故易得分明先生曰潘兄鄭兄要看文字可明日且同文振從後段看起將来却補前面廖兄亦可從此看起謂潘立之鄭神童廖晉卿也

朋友多是方理會得文字好又歸去似指植言又云鄭文振能平心看文字看得平平正正只無甚精神如立之則有説得到處如文振無甚卓然到處亦無甚不到處植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㑹舉業曰須有工夫曰只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曽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復讎事專要說和戎却不至如此穿鑿某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曽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来少變曰向在南

康曰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来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甚經

訓倪○時舉云問游和之曾看甚文字曰某以春秋應舉粗用力於此經似不免有科第之心故不知理義之要曰春秋難治故出經義往往都非經旨某見紹興初治春秋者經義中只避數項說話如復仇討賊之類而已如今却不然往往所避者多更不復依傍春秋經意說只自做一種說話知他是說甚麼大凡科舉之事士子固未能免然只要識得輕重若放那一頭重這一頭輕是不足道然兩頭輕重一般也只不得便一心在這裏一心在那裏於本身易得悠悠須是教令這頭重那頭輕方好孟子云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凡要人爵者固是也理會天爵然以要

人爵而為之則所脩
者皆非切己之學
問倪來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子
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邊極易
孟子云古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脩其天爵
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
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倪求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
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

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肴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時舉問同見後）

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

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

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時舉

緊切詳密以下訓至

書云千萬更加勉力就日用實事上提撕勿令昏縱為

佳

至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謂中節自覺亦無甚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發便有過差處也不覺所以貴於窮理

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久久當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已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户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三書文集未載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淳

楊問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雖知

得了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絶斷更何必問寓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寛心二病正相反道夫

植再舉曾子忠恕一貫及子貢聞一知二章曰大槩也是如此更須依曾子逐事經歴做過方知具味先生繼問或未理會得所舉忠恕否陳因問集注中舉程子第一段先生曰明道説此一段甚好非程子不能道得到自忠恕一以貫之以後説忠恕至違道也住乃説一以貫之之忠恕其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何也蓋此數句乃動以天爾如推己及人違道不遠則動以人爾又問如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聖人不消言忠恕故集註中云借學者之事而言以下訓植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紬繹說過曰大槩是如此而今只是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文約禮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了右脚方行得一步右脚既行得一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罷而不

能所謂欲罷不能者是它先見得透徹所以復乎天理欲罷不能如顏子教他復天理他便不能自已教他徇人欲便沒舉止了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不然安得不間斷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為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以下訓過）

先生教過為學不可麄淺因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

内有子子内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
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著

先生語過以為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
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謂林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
理會不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
會沉潛剛克各自不同節○訓學蒙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

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以下訓賜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說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以下訓胡泳

問程子教人每於己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如先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别各是何面目一段一般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

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来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

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説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説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

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説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静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客来相見自家須著接它接它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来自家又用接它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它不成不接它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

程子說學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之問說一大片末梢只有這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面前來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 僩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

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仔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訓壽昌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猶以為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髙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先生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因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聞之今見有一子頤字龜父者在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即念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朮附湯午後

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説禪何不試説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為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麽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先生奉天子命就國于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其四拜先生受半答半跪進劄子略云竊觀聖賢之間惟兩答問最親切極至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以使勇對冉有以足民對子華以小相對三子者夫子皆所未領許也獨曾點下一轉語異乎三子者之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此是一問答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是一問答是故善答莫如默善問者莫如賜長孺懵不知道先生若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長孺未有以對也長孺狂妄將有請問於先生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先生推先聖之心慰學者之望不孤長孺所以委身受教之誠賜金聲玉振之音先生閔劉子笑曰恁地却不得子貢問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

只是就子貢身上與他一箇恕字若其他學者要學聖人煞有事件如何將一箇字包括得盡問曰先生云一箇字包不盡極是但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切要可以用工夫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章誦訖遂言曰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敦厚崇禮只從此下工夫理會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問學曰不過是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

德性至於問學却煞闊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問學無窮無盡曰德性却如何尊問學却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輕忽他只此是尊時先生手中持一扇因舉扇而言且如這一柄扇自家不會做去問人扇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聽得了須是去做這扇便得如此方是道問學若只問得去却掉下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問學曰如先生之言道字莫只是訓行否先生頷之而曰自尊德性而

下雖是五句却是一句揔四句雖是十件却兩件統八件如何是一句總四句曰尊德性道問學這一句為主都總得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敦厚崇禮四句問如何是兩件統八件不知分别那箇四件屬尊德性那箇四件屬道問學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這四件屬尊德性温故知新敦厚崇禮這四件屬道問學 按章句尊德性所以存心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皆存心之屬也道問學所以致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之屬也此録蓋誤　問如

何致廣大如何盡精微曰自家須要做聖賢事業到聖賢地位這是致廣大然須是從洒掃應對進退間色色留意方得這是盡精微問如何極高明如何道中庸曰此身與天地並這是極高明若只說却不踏實地無漸進處亦只是胡說也須是自家周旋委曲於規矩準繩之中到俯仰無愧怍處始得這是道中庸問如何温故如何知新曰譬如讀論語今日讀這一段所得是如此明日再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

日之間所讀同而所得不同這便是温故知新問如何敦厚如何崇禮曰若只是恁地敦厚却塊然無用也須是見之運量酬酢施為注措之間發揮出來始得長孺謝云教誨親切明白後學便可下工夫先生又諷誦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等數語而贊之曰這全在人且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甚次

第大事只是一箇人做了然而下面又特地拈出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結這兩句最為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去處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没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時方得所謂至德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謂至道便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切須著力理會按章句至德指其人至道指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兩節此録亦誤長孺請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不知先生可以

書為一說如何先生笑曰某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来所說盡之矣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功儘有無限何消某寫出若於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来是甚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曰且著力勉之勉之長孺起先生留飯置酒三行燕語久之飯罷辭去退而記之訓長孺

因言異端之學曰嘗見先生荅死而不亡說其間數句

大率禪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
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肯放捨可謂直截分曉曰
何故只舉此數句其他平易處都不說只是務要痛
快説話只此便是病處初在臨江見来劉固已疑其
有此今見果然問平日自己不知病痛今日得蒙點
破却望指教如何醫治曰大凡自家見得都是也且
做一半是留取一半且做未是萬一果是終乆不會
變著萬一未是將乆浹洽自然貫通不可才有所見

便就上面扭捏如孟子中養氣一段是學者先務問養氣一段不知要緊在甚處曰從頭至尾都要緊因指靜香堂言今人說屋只說棟梁要緊不成其他椽桷事事都不要以下訓琮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願先生一一與理會過曰今之所言與程子異者亦多矣曰節目小者不必論且如金縢一說程子謂此但是周公發於誠心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如聖人自在天理上行豈有無此理

而聖人乃為之者此等語恐誤曰然則有此理乎曰詳考金縢首尾周公初不曾代武王死曰以旦代某之身却是如何曰武王有疾周公恐是三后在天有所譴責故以身代行事而請命焉耳先生舉予仁若考以下至無墜天之降寶命曰此一段却如何解曰如古注之說恐待周公太薄曰今却要如何說曰竊詳周公之意葢謂盡其材藝於鬼神之事者己所能也己所能則己所當任其責非武王之責也受命帝

庭而敷佑四方定爾子孫而使民祗畏是則武王之所能若今三后以鬼神之事責武王是墜天之降寶命也曰只務說得響快前聖後賢都是恁地解說將來如何一旦要改換他底此非學者之先務須於自家身己上理會方是實學問格物之學須是窮見實理今若於聖人分上不能實見何以學聖人曰自己一箇身心元不理會却只管去議論別人不是枉了工夫曰平日讀至此有疑願求是正曰只緣自己處

工夫少所以别人處議論多且理會自家應事接物處與未應接時此心如何曰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是神明之妙或謂存底入底亦不是先生之說云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謂通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所用曰且道如何是人心如何是道心曰心

一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盖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飢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如何得

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夾和在何止二三曰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明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著力處曰是其效也

或問今日挑講諸生所請何事曰萍鄉一士人問性無復其說雖未是其意却可進因言克己復禮令人全不曾仔細理會琮問克己銘一篇如顏子分上恐不必如此曰何故曰顏子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安用張皇如此曰又只是議論別人又曰此己字未與物為對只己意發處便自克了問是克家之克非克敵之克也曰林三山亦有此說大凡孔門為仁言雖不同用功處都一般又問如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不知此言是築底處或尚有進步處曰如何曰事賢友仁方是利其器處曰亦是如此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事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

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可謂深中膏肓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於是不養之氣襲而乘之徵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八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九

朱子十六

訓門人七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来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以下訓方

方行屋柱邊轉擦下柱上黒見云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不到得如此大率多戒方欲速也

方云此去當自持重以矯輕先生曰舊亦嘗戒持之以安重

方云此去欲看論語如何曰經皆好看但有次第耳前此嘗令方熟看禮記

臨行請教曰累日所講無非此道但當勉之又曰持守可以自勉惟窮理須講論此尤當勉又曰經書正須要讀如史書要見事變之血脉不可不熟又曰持敬工夫愈密愈精因曰自浮沉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

今乃知當涵養

包顯道言楊子直論孟子四端也說得未是先生笑曰他舊曾去晁以道家作館晁教他校正闢孟子說被以道之說入心後因此與孟子不足後来所以抵死要與他做頭抵這亦是拗人才拗便都不見正底道理諸葛誠之嘗言孟子說性善說得来緩不如說惡底較好那說惡底便使得人戒謹恐懼後方去為善不知是怎生見得偏後恁地蹺蹊嘗見他執得一部

呂不韋呂覽倒道裏面煞有道理不知他見得是如何晁以道在經筵講論語畢合當解孟子他說要莫講高宗問他如何曰孟子與孔子之道不同孔子尊王孟子却教諸侯行王道由此遭論去國他當時也是博學負重名但是而今將他幾箇劄子來看却不可曉不知是如何李覯也要罵孟子不知只管要與孟子做頭抵做甚你且揀箇小底来罵也得義剛

包顯道領生徒十四人来四日皆無課程先生令義剛

問顯道所以来故於是次日皆依精舎規矩說論語一生說時習章先生曰只是熟故說到說時自不肯休了而今人所以恁地作輟者只是未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此說地步濶蓋此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得也自悶今有朋自遠方来則從者衆故可樂這箇自是地位大段高了人不知而不慍也是雖慍不是大段怒但心裏略有不平底意便是慍此非得之深養之厚何以至此一生說務本章

先生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是掉開說凡事若是務本時道便自然生此若拈定孝弟說下面自不要這兩句了又曰愛是仁之發謂愛是仁却不得論性則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發出來底仁是體孝弟是用仁是性孝弟是仁裏面事某嘗謂孟子論四端處說得最詳盡裏面事事有心性情都說盡心是包得這兩箇物事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性是根情是那芽子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皆是情惻隱是仁之發謂惻隱是仁却不得所以說道是仁之端也端便是那端緒子讀書須是仔細思之弗得弗措也辨之弗明弗措也如此方是今江西人皆是要偷閑自在才讀書便要求箇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澁處方解有醒悟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勿盡其言容某思之它是怕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因言聖人漉得那天理似泥樣熟只看那一部周禮

無非是天理纎悉不遺一生說三省章先生曰忠是發於心而形於外信也是心裏發出来但却是就事上說而令人自謀時思量得無不周盡及為人謀則只思量得五六分便了這便是不忠與朋友交非謂要安排去罔他為不信只信口說出来說得不合於理便是不信謀是主一事言信是泛說一生說敬事而信章先生曰大事小事皆要敬聖人只是理會一箇敬字若是敬時方解信與愛人節用使民若是不

敬則其他都做不得學而一篇皆是就本領上說如治國禮樂刑政尚有多少事而夫子却只說此五項者此盖本領所在一生說入孝出弟章先生曰夫子只是泛恁地說說得較寛子夏說得較力他是說那誠處賢賢易色是誠於好善事父母能竭其力是誠於事親事君能致其身是誠於事君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是誠於交朋友這說得都重所以恁地說他是要其終而言道理也是恁地但不合說得大力些義

剛問賢賢易色如何先生曰是有那好善之心底方能如此一生說温良恭儉𧷤先生曰夫子也不要求之於己而後得也不只是有此五德若說求之於己而後得則聖人又無這般意思這只是說聖人謹厚退讓不自以為聖賢人自然樂告之夫子之求之也此是反語言夫子不曾求不似其它人求後方得這是就問者之言以成語如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尹不是以堯舜之道去要湯是定這

只是表得不曾割裊耳一生説顔子不愚章先生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光明照耀更無蔽障顔子則是有一重皮了但其他人則被這皮子包裹得厚剥了一重又一重不能得便見那裏面物事顔子則皮子甚薄一剥便爆出来夫子與他説只是要與它剥這一重皮子它緣是這皮子薄所以一説便曉更不要再三如説與他克己復禮他更不問如何是克己如何是復禮它便曉得但問其目如何而已

以下訓揚

○義剛

先生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書讀夔孫録云包顯道侍坐先生方脩書語之曰公輩逍遥快活某便是被這事苦包曰云云先生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著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不是自強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虚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夔孫録作求多務博

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已而其生徒復說孝弟為仁之本先生曰說得也都未是因命林子武說一過既畢先生曰仁是根惻隱是根上發出底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枝葉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夔孫錄云顯道請先生為諸生說書先生曰荷顯道與諸兄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處

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如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而自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來少間自家便落在裏面去了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為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若頭上髻

子便十日不梳後待如何便一月不梳待如何但須是用梳方得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直卿與某相聚多年平時看文字甚仔細數年在三山也煞有益於朋友今可為某說一遍直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讓顯道云可以只將昨日所說有

子章申之於是直卿畧言此章之指復歷述聖賢相傳之心法既畢先生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是頭上安頭以脚為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行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来底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箇孝弟来它所以恁地說時緣是這四者是本發出来却有許多事千條萬緒皆只是從這四箇物事裏面發出来如愛便是仁之發才發出這愛来時便事事有第一是愛親其次愛

兄弟其次愛親戚愛故舊推而至於仁民皆是從這物事發出來人生只是箇陰陽那陰中又自有箇陰陽陽中又自有箇陰陽物物皆不離這四箇而今且看如天地便有箇四方以一歲言之便有箇四時以一日言之便有箇晝夜昏旦以十二時言之便是四箇三若在人則只是這仁義禮智這四者如這火爐有四箇角樣更不曾折了一箇方未發時便只是仁義禮智及其既發則便有許多事但孝弟至親切所

以行仁以此為本如這水流來下面做幾箇塘子須先從那第一箇塘子過那上面便是水源頭上面更無水了仁便是本行仁須是從孝弟裏面過方始到那第二箇第三箇塘子但據某看孝弟不特是行仁之本那三者皆然如親親長長須知親親當如何長長當如何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這便是長長之道事君時是一般與上大夫言是一般與下大夫言是一般這便是

貴貴之道如此便是義事親有事親之禮事兄有事兄之禮如今若見父不揖後謂之孝弟可不可便是行禮也由此過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若是知得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而不違其事之之道這便是智只是這一箇物事推於愛則為仁宜之則為義行之以遜則為禮知之則為智良以顯道云江西之學大要也是以行己為先先生曰如孝弟等事數件合先做底也易曉夫子

也只略略說過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也只一處恁地說若是後面許多合理會處須是從講學中來不然為一鄉善士則可若欲理會得為人許多事則難　義剛

先生因論揚書謂江南人氣麄勁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而力弱皆其所偏也　揚

浩作卷子疏巳上條目為問先生逐一說過了浩乞逐段下疏數語先生曰其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

或寫不得此據所見盡說了若寫下未必分明却失了先問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不妨反覆訓邵浩

砥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未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仲思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

有紛擾之患此下訓砥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事少間都成沒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

閒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静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砥○訓礪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某雖說了只做一場話說過於切己工夫何益向年在南康都不曾無諸公說次日求教切己工夫曰且如論語說孝弟為仁之本因甚後便可以為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為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著實體認莫要才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葢道本無形象須體認之可矣以下訓𪸩

問私欲難克奈何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己

復禮爲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之器物何用更借别人底只認我一己爲刀子而克之則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陳芝廷秀以謝昌國尚書書及嘗所往來詩文來見且曰每嘗讀書須極力苦思終爾不似曰不知所讀何書曰尚書語孟曰不知又何所思曰只是於文義道理致思爾曰也無大段可思聖賢言語平鋪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

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學
所以求人知人不見知果能不慍否至孟子見梁王
便說箇仁義與利今但看自家所為是義予是利予
向内便是義向外便是利此甚易見雖不讀書只恁
做將去若是路陌正當即便是義讀書是自家讀書
為學是自家為學不干別人一錢事別人助自家不
得若只是要人道好要求人知便是為人非為已也
因誦子張問達一章語音琅然氣節慷慨聞者聳動

道夫○以下訓之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内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

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内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剳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静義利之説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悬請他説書他却説這義利分明是説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説

得來痛快至有流蕩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疊疊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道夫

先生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禀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爾氣禀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習不期變而變

矣道夫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得這文字某舊讀書看此一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恁閒工夫録人文字廷秀道夫都未理會得這箇工夫在今當截頭截尾劉定脚跟將這一箇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爾孔夫子見身也還我

理會這箇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道夫

廷秀問某緣不能推廣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著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曾

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著去理會理會到死若理會不得時亦無可奈何　道夫

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録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摭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録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㸃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工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友仁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先

生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主一無適亦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之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

如何做得工夫又曰人心之不正只是好惡昏了他孟子言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蓋平旦之時得夜間息得許多其心便明則好惡公好則人之所當好惡則人之所當惡而無私意於其間過此時則喜怒哀樂紛擾於前則必有以動其氣動其氣則必動其心是梏之反覆而夜氣不能存矣雖得夜間稍息而此心不能自明是終不能善也

問毋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

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

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語黄先之病處數日諄諄先之云自今敢不猛省曰何用猛省見得這箇是要緊便拽轉來如東邊不是便

挈過西邊更何用猛省只某夜來說得不力故公領得猶未切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一下打破沙瓶便了公今只看一箇身心是自家底是別人底是自家底時今纔挈轉便都是天理挈不轉便都是人欲要識許多道理是為自家是為別人看許多善端是自家本來固有是如今方從外面强取來附在身上只恁地看便灑然分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纔思便在這裏某嘗說孟子雞犬之喻也未甚切雞

大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纔思便在這裏更不離步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周撫四海之外心之變化如此只怕人自不求如桀紂盜跖他自向那邊去不肯思他若纔會思便又在這裏心體無窮前做不好便换了後面一截生出來便是良心善性賀孫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令斷始

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去賀孫

德輔言自承教誨兩日来讀書覺得只是熟時自見道理曰只是如此若忽下趨高以求快則都不是下學而上達初學直是低以下訓德輔

德輔言令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曰只是不曾仔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底所謂

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隉杌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說話煞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堅中作尹墓誌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誦已言甞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麄故不仔細為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

程子曰為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

然總亦只是一箇敬懋

長孺向來自謂有悟其狂怪殊不可曉恰與金溪學徒

相似嘗見受學於金溪者便一似嚥下箇甚物事被

他撓得来恁地又如有一箇蠱在他肚中嘈得他自

不得由己様其今皆譬云長孺叔權皆是為酒所使

一箇善底只是發酒慈那一箇便酒顛必大

姜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吳公濟相似汪長孺

正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撥著便轉挑著便省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是長孺說話恁地橫後跳躑他也無奈他何道夫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聲高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麄急也訓振

先生問曰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所以警策學者著實用工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

把大學為主我且做客聽命於大學又問或問中載

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

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

人心如何免得出入正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

他去得遠訓震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

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

放蕩之謂也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說這事

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内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訓椿

紹熙甲寅良月先生繇經筵奉祠待命靈芝杞往見首問曾作甚工夫曰向蒙程先生曰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槩以持敬為本推而行之於五者

之間曰大綱是如此顧蘇兄云凡人為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為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如李兄所云固是且更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杞云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

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云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曰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

訓杞

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内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書中有云近乃微測為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己事所係甚重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以下訓士毅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錮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這過悮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

講論自是講論須是將來自體驗說一段過又一段何補某向來從師一日說話晚間如溫書一般須子細

看過有疑則明日又問問士毅尋常讀書須要將說心處特自體之以心言處事處推之以事隨分量分曉方放過莫得體驗之意否曰亦是又曰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廣録云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以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仔細思量過方有疑明日又問

士毅稟歸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

不知蹊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著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足起右足自來又曰更有一事如今學者須是莫把做外面事看人須要學不學便欠闕了他底學時便得箇恰好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事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也問始學可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主靜工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

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著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分上求以下訓析

問天理真箇難明已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罵

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説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説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枅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禀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惰怠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未能辨義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

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先生語枅曰看公意思好但本原處殊欠工夫莫如此過了日月可惜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九